

品读经典
支英琦专栏

支英琦,生于乡村,长在城市,长期从事报纸新闻工作。曾出版专著《岩石与火焰》、《简单的生活》、《画与话》、《清塘荷韵》等。现供职于大众报业集团。

田园牧歌寄幽情

对于一个有着乡村生活经历的人来说,在城市里生活久了,自然而然地会忆念乡间的往事。那些老树、小桥、远山、近水,待渡的旅人与牧归的老牛,浑然而成一幅带着淡淡忧愁的乡思图卷。

今人如此,古人亦然。

每次,看着明朝画家文徵明所绘《浒溪草堂图》,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吟诵起《陋室铭》里的句子:“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陋室铭》的作者刘禹锡与文徵明是同时代的文人,用这样的文字来描绘画中的景色,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不妨,让我们共同走进画中:

此图,画的是文人幽居的草堂环境,充盈的是雨后如洗的春明景色。卷首,蓊郁的树林掩映着一处草堂。略显简陋的敞轩内,主客二人对桌而坐,开怀畅谈,似在谈诗论画。一旁,有童子烧水煮茶,似乎可以闻到缭绕的茶香。屋外溪边,还有客人刚刚渡水而至,前来迎接的主人揖拜相迎,客人拱手寒暄,两人谈笑风生,正缓步向草堂走

来,草堂里应该是一次心领神会的文人雅聚了。

接下来,是一派旖旎的田园风光。淡绿的群山,层叠环绕。静静的河水,波澜不兴。此岸与彼岸,都被蓊郁的树林覆盖着,鳞次栉比的村舍隐约可见。岸边舟船闲泊,桥上肩扛扁担的挑夫忙着运送货物,井然有序中尽显其乐融融。

目光来到卷尾处,青绿的田野里,河汊隐约。应该到了向晚时分,有荷锄的农民正缓缓走过田塍,他是要回到林荫覆盖中的草舍吧?炊烟已经升起,远山近水一派疏朗澄静,画面在一派田园牧歌中结束。

以情选景,以景衬情,是明代吴门画家最常用的表现手法,文徵明无疑是深谙其奥的。这幅画,原本就是文氏应好友沈天民之约绘制的怀乡寄情的作品。沈天民原居吴城(苏州)郊外的浒溪,为官后移居城里,老年时难忘故里,遂将寓所命名为“浒溪草堂”。文徵明不愧为一代巨匠,同为文人的他,自然洞悉沈天民的心理,他巧妙地将城里的“浒溪草堂”移到乡下,田畴空阔,茂树夹岸,舟船往



来,茶香缭绕,如此情景,怎不令人见画思乡?

这幅画,是文徵明66岁时所绘,技法已臻纯熟。在明四家中,文徵明的艺术特色是非常鲜明的。他的用笔是非常工细的,敷色又极其淡雅,画面温润浑融,鲜丽中见清雅,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而且,文氏还有着文人的清气和骨气,他曾十次应举落第,54岁时才好不容易受荐进京,待诏翰林院。然而,文徵明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料,仅仅任职四年,深感官场险恶的他就一再乞归。获准返乡后,筑玉磬山房,终日与翰墨为伴,以艺文会友,再也不想仕进的事情了。

这幅画,就是文徵明退隐乡里时所绘,放下繁碌芜杂的世俗生活,心中自然多了清新雅逸的文人

闲趣,表现在笔墨里,就是一种“久居樊笼里,适得返自然”的轻松自在,一种澄静温婉的气息。文徵明的题画诗也写得精妙,最后两句“最怜出郭红尘远,春水还堪著野航”,恰如其分地烘托了淡泊超尘的文人理想。看看画中的生活景象,虽然时隔几百年,依然令人魂牵梦萦。

其实,今天的我们倒也不必钦羡古人的日子,只要把习惯了匆忙的脚步慢下来,身边的野花闲草,都是自然的幽微。只要把霓虹闪烁在迷离了的眼睛望向天空,漫天的星星一下子就接通了我们和古人的时空。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时至今日,需要回归的,也许还有我们的精神家园。

纸春秋
路也专栏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系,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文学的青岛

我心目中的青岛是文学的青岛。当我走在青岛那欧化的建筑群中,走在清澈的阳光下,走在樱花丛中,脑海里常常浮现出许多年前的作家的影子。

青岛是什么地方?

青岛是老舍写《骆驼祥子》和《月牙儿》的地方。青岛是闻一多研究唐诗的地方,还是他抽着红锡包香烟指导臧克家写诗的地方。青岛是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做助教的地方。青岛是梁实秋着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地方。青岛是作家舒群坐过监狱的地方,还是他以自己温暖的家迎接并安顿逃难之中的萧红、萧军的地方。青岛是萧红完成《生死场》的地方,是萧军写作《八月的乡村》的地方,是两个年轻人带着的梦想启程去往上海寻找鲁迅先生的地方。青岛是洪深写出中国第一个电影剧本的地方。青岛是王统照写出长篇小说《山雨》的地方。青岛是沈从文毫无章法地教写作课的地方,是他写《八骏图》、《三个女性》以及《从文自传》的地方,还是他由崂山下一个摆船的如花女孩儿联想到故乡湘西并构思出《边城》的地方。青岛是冯沅君讲授中国文学史的地方。

方。当然青岛还是康有为晚年择居并最终安息的地方。

我第一次去青岛是在1988年夏天。在做出去青岛的计划之后,我这个从没见过大海的人激动得写了好几首关于大海的诗,我豪迈地写道:“我的名字开满浪花/被小海螺驮着走天涯。”那一次我和一个女同学在那种逢站必停的很慢的绿皮火车上站了整整大半夜,天亮时到达海边。清晨的火车站是寂寥的,咸腥味扑面而来,我使劲地呼吸着,像路过鱼市时那样贪婪。结果没走几步就走到了马路上,在我还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抬起头来,一下子竟看到了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大海。大海既没有波澜壮阔也没有汹涌澎湃,跟所有诗里写的都很不一样,只是表情灰灰地仰躺在蒙蒙亮的天空下,好像知道我的到来。那一刻,我知道自己不会再写出关于海的诗来了,对大海的向往和见到大海其实是两回事。但我依然很喜欢那一刻我第一次见到的大海,它真实朴素,并不动辄抒情,我就觉得它知道我要来。那时我模模糊糊地得出一个结论,写诗跟写小说不一样,要在诗里写好一

住在这里面的人家,会不会每天都想着有一个叫老舍的作家曾经在同一片屋檐下栖息过呢?

个事物,不一定非得在现实中去真正经历它,也许想象中的感受对于诗歌写作更为重要,彻底完全地经历之后很可能把诗的感觉破坏掉,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诗人文生活阅历相当单纯却能够写出好诗,而历经沧桑之后却未必能写出好诗来了。

那一次我们去了海洋大学的一多楼,在那幢披挂着藤蔓植物的红瓦黄墙的二层小楼和闻多塑像前我们停留了很久,感到从那幢阴沉的旧楼里散发出来的书卷气息氤氲了那个夏日。后来我们胡乱地在街上闲逛,七拐八拐竟无意中走到了黄县路,惊讶地发现那里有一幢老舍故居,小楼里显然住着人,有着过日子的日常气息,那个钟点,里面的人似乎正在炒菜做饭。我盯着看了好长时间,我在想,这么多窗子,老舍究竟是在哪一个窗子底下写《骆驼祥子》的呢?还有,住在这里面的人家,会不会每天都想着有一个叫老舍的作家曾经在同一片屋檐下栖息过呢,这里面的人会不会有恍如隔世之感,会不会因此而爱上文学?

那一天的午后,我们在能望见

海的一条马路上背靠着一面厚石墙,直接在法桐遮盖的人行道上坐了下来,那时候的青岛太干净了也太安静了,我们这样坐下来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可是我们实在太累了,坐了大半夜火车又马不停蹄地逛了大半个白天,我们自己也没有料想到我们刚坐下不久竟然都呼呼地睡过去了。阳光从树缝里照下来,暖洋洋的,海风吹过来,拂在脸上有着凉丝丝的惬意,真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不知睡了多久,睁开眼睛一看,看到了那么多的脚和腿,天哪,人行道上变得人来人往的,我们两个姑娘家像盲流一样睡在墙角,还把穿裙子的半裸的腿舒舒服服地伸得老长,挡着人家的道!赶紧起来,发现太阳已经西斜。我突然想到,当初萧红和萧军流落至此的当天,在找到接应的朋友之前,是不是也在马路牙子上这样不小心睡着过呢?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一起住在了某单位招待所里。我们在房间水泥地板上用报纸点着火,把从沙滩上挖来的一兜子小螃蟹烤了吃。我们把房间里弄得浓烟滚滚,为吃小螃蟹差点把一幢大楼给烧了。

小浮生
安宁专栏

安宁,生于泰山脚下,80后作家,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代表作《蓝颜,红颜》、《聊斋五十狐》、《见喜》等。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

厌恶

有一熟人,在小城里像一匹鲜艳劣质的绸缎,在风里四处呼啦啦飞,特别扎眼。去饭馆里吃饭,她总会多个心眼,打听你要请谁、这人来历如何、有没有硬的后台、能不能日后用到他(她)做什么事情,再或最近你又在哪里发财,如果有挣钱的买卖,千万别忘了分她一杯羹,怎么着,也要让她尝上一口吧。

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对女生出好感。尽管借着父母的关系,与她还算得上远房亲戚。每次见她登门拜访,心里总会左右掂量一下,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被她看中,能够为她拿来所用。再或警惕地上下审视她几个回合,想窥出她满脸横溢的笑容里,是否隐藏着重重的杀机。

她总是有事必求,毫不客气。登我们家门,犹如进自家客厅,出入自由,来去轻松。父母是客气善良惯了的,对这个远房亲戚奈何不得,所以若是能够帮忙,他们基本

有求必应,从未回绝。这也助长了她的气焰,愈加不把自己当外人,逢年过节提礼进家,人还未到,声已入耳。

一次她正与父母闲聊,我懒得接待,独自上楼网上畅游。她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的身后,好奇地注视着我与人聊天。我即刻有被人窥去隐私的难堪与尴尬,手胡乱点击了一下,便起身去整理房间,留她一人讪笑着坐在电脑旁边,继续好奇地观望。等到她终于起身,干笑两声,说句“你忙我走”的时候,才发现她竟是无意中将我的一个正写的文档没有保存便关闭了。想到刚刚辛苦写成的东西就这样瞬间消失,我几乎气得肺都要炸了,刚想要将平素对她的不满和讨厌全都一股脑倾泻出来,母亲便走过来,看见我发青的脸色,即刻转移话题,说:楼下的茶水凉了,再喝一杯吧。她想来已经知道我要发火,快快地下了楼,躲开了我要

燃爆的炸药。

后来问母亲,为何就能够原谅这样一个自私到无休无止打扰我们的女人,我们并不欠她,也没有义务要为她做这做那,仅有的一点亲缘,也不应该任她这样无度索取。母亲莞尔,笑说:那个人的身边没有一两个蚊虫一样让你烦扰的人呢,你不能消灭所有的蚊虫,也不能让他们不再出现,所以,心里装一瓶清凉油,给自己抹抹,驱驱他们带来的小烦恼,就已经是一个舒适的夏天了。再动怒发火,将已经被咬的一个大包挠破了,化了脓,需要去医院,多不值得。

还没有明白母亲的话,便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同样困扰了我生活的人。她每日都会用这样那样的琐碎小事向我请教,并希望我像百度或者Google,能给他一个十全十美的答案。语气里带着十二分的谦恭,一声声喊我老师,并找各式的理由讨好于我,但事实上,他所有

的理由,都拙劣而且可笑。我本可以发短信给他,告诉他我不喜欢这样自我空间被人打扰的生活,很多事情,他本可以自己找到答案,而不必求助于我。可是我却用近乎粗暴的方式,在他再一次打扰我的时候,将他骂走。我以为这下终于可以安宁,孰料这人却是八卦,将我的坏脾气传播开来,并因此为我招来更多的烦恼,甚至因此失去了一次与人合作的重要机会。这个涂一滴清凉油就可以解决的红肿小包,最后却是花了更长的时间、精力和药物,来祛除它留在我人生肌肤上的青紫难堪的疤痕。

终于明白母亲淡定地给烦恼去痒消肿的生活哲学,那些无论如何你都厌恶的人,或许永远都不能够摆脱掉他们,更不能够强行将之甩掉,那么备一瓶清凉油,自设一段清爽舒适的人生旅程,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